

印人传

续印人传

清·周亮工
汪启淑撰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周亮工 著

印
人
傳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SGBH 7-60101-275



9 787601 012755 >

印 人 傳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發行

(揚州市鳳凰橋街)

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制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7

1998年5月第一版

199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定價:15.00圓

SGBH 7-60101-275-4/K·17

印人傳序

印人傳櫟園先生未完之書也先生故精深於六書之學四方操是
藝以登其門者往往待先生一裁別以成名先生於其患難相從退
食平居之隙薈叢其印列於左方人冠之小傳大要指次其印學之
所以然而其人之生平亦附著然書固未完也予受而考之先生且
百歲操是藝以登其門者奚窮先生往後有作者既不幸而不在此
族矣若夫先生知其人得其印而又為之傳矣其人之幸也知其人
得其印而傳不暇以為者猶數十人焉先生皆手書其人姓字以有
待猶不幸之幸也書雖未完而三善備矣有技若己有一也其有功
於六藝二也讀先生之傳庶幾知有是人者蓋其文之著也三也或
問於余曰春秋之例微之故人之先生曷微乎是人乎余曰非也先
生人其印爾非人其人也且印人其詞也傳則既書其字矣或書其

里矣或書其世矣抑間書其人之為人矣如之何可以微之例例之余曩聞諸先生曰文生於字者也字之縱橫曲直相銜而生有子有母有音有義先生三歲一同之豈細故乎秦漢到今聲之誤體之變不知其幾今藉印文以稽古學者之職志也且謂子雲雕蟲小技而不知其太元法言庸謂知子雲之人乎吾庶幾俾後人因印以知其人且人盡相望而盡於百年之內即印甯獨在者而文字之傳稍遠庶幾俾後人因傳以知其印因印以知其人云爾余以是知先生之不微其人也雲客曰先公每嘆漁洋感舊集為未完之書今不幸而類是余又曰非也衣之脫其襟帶器之損其邊與當者猶為完衣完器物何者不傷於用也余攷感舊集所收詩數家耳間有評跋數言耳家先生發端於此未什之一也而印人傳不然得其人與印而未之傳者十之二耳又其及見於先生之傳者文字之美則既洋洋灑

灑矣猶為完衣完器物也此之石倉歷代詩之小序其例也得其人
與印而未之傳者君皆仍其目固有出入焉得藉手笙詩之缺附於
小雅甚善故曰非感舊例也感舊不可續印人傳不必續也或聞余
與雪客之言而嘆曰審爾謂印人傳為已完之書而可年家同學晚
生錢陸燦書

書海忠介泥印後

金陵一老友持一函以泥印贈予云其祖曾給事海忠介公印忠介公故物也予祈夢於呂公祠見忠介公來顧未幾得此印心異之因再拜而受啟視之其質以黃泥為之略煨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公嚴氣正性肅然於前凜不敢犯敬藏於笥中予友何次德之子大春名延年者見之作為長歌頗淋漓盡致錄於後周公祈夢呂公祠夢中恍惚遊天池旁有大屋如官署緋衣吏揖登堦揖我我高堂設一几几上圖書何纍纍或金或石或犀玉漢篆秦籀燦若綺摩娑光怪意方快門外傳來海忠介刺書名字大如拳回首圖章失所在海公握手話生平覺來夢景殊分明階秩恰與海公合公之入夢洵不輕有客遠寄書札至贈以一方小印記非金非石非犀玉不范不陶自成器五字配就良可觀乃是掌風化之官紐作多文簡

印人傳卷一

櫟下周亮工減齋撰

書文信國鐵印後

宋信國公文丞相諱二字鐵鑄侯官農夫野田中耕出歸一老儒子入閩時欲以金易之執不可復增以多金執如故予門人陳濬告予曰此老儒負郭田也詎肯易老儒得此印凡家有疫祟者或瘞者持此往鎮之輒愈得厚償後購者紛紛或道途遠老儒不能往印一紙給之傳黏於戶或瘞者額上亦輒愈每紙定價一星老儒負郭田那肯易予於是不忍復言買得數紙歸此印不知何時遺田間其在厓山兵敗走安南時耶丞相死柴市張千載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嗟夫此亦丞相之髮與齒也此丞相所謂蘇武節嚴將軍頭嵇侍中血張睢陽齒顏常山舌也鬼神那得不欽後聞得印者輒不靈異哉

而朴四邊不寐堅且端遍訊鑒賞訪博識考稽知為海公物當年圖章積如山一旦棄捐曾不惜昨日公餘開華筵手持此章誇客前欲作長歌志緣起誰人妙筆為之傳梁溪顧孝廉毘陵吳太史吾翁吾叔咸曰是公遂笑向吾翁言獨許能奇惟小子前有海公後周公直聲勁節兩人同不然官舍如傳舍雖有腰魚肘鵲安足風

書東林書院印後

右東林書院印顧涇陽先生家故物也何文端公孫次海藏之以示予予因得識之於譜自東林書院毀而逆璫之生祠作予觀此印蓋愴乎有餘恫也吾師孫北海夫子言書院本末甚詳備錄於後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歿後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闕中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

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其地建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適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忠賢日嫉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憾於諸君子者牽連羅織以逢逆璫之惡銀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毀矣及忠賢誅公論明廢籍遺佚駸駸登用適大言不慙之邊臣憤轅敗事失志者棄機構釁復倡黨說謂庇護邊臣者東林也於是蒲州高邑大名一時俱去朝廷之

上另用一番人政事日新議論日奇刑尚苛刻而以言寬大者為東林餉主加派而以言減免者為東林賊議款撫而以言戰勦者為東林至政本之地司馬之堂前後聞凶俱衣緋辦事而以言終制言綱常者為東林於時至清無徒閉門博古之黃宮詹且糾之為老妖誣之為立幟降謫不已繫逮之詔獄不已廷杖之烟戍不已永戍之及劉總憲被斥出都破帽蒙頭舊部民京兆父老十餘人為之牽驢洒泣乃政本大老方侈以為得計嗟嗟覆亡之禍豈盡闕氣數哉予生長輦轂於首善書院曾見其建又見其毀而冉冉老矣思興復之無期不能不於此憤惋留連三致思焉

敬書 家大人自用圖章後

家大人每見小子愛弄圖章輒戒曰一生著幾緉屐耶纍纍胡為者此亦玩物喪志之一端小子戒之又嘗教小子曰士人官遊圖章類

多巨石攜之輿篋人恆疑此中為何等物也不若易象牙黃楊可絕
暴客念且減輿僅力此亦人子身坐輿中俾之肩復滋重焉不惻然
動耶毋謂重寧幾炎天遠道減一分力省倍矣吾見文國博所鐫牙
章最善王祿之亦好作黃楊印則知先輩亦不廢此小子須識先輩
隨事體恤處毋謂老子作不韵語也小子奉嚴訓時惴惴焉家大人
印多喜歛人方仲芝以其工象牙黃楊也所蓄不多次第於左手澤
猶存不能展視

書靖公弟自用印章後

弟靖公亦嗜印在揚署見梁大年為予作印輒時時向大年問刀法
但性躁不暇細究原委又豪於飲一印未成醉即磨去日輒磨數十
石而卒無成愛佳凍得則手自摩娑或握之登枕簟竟夜不釋然見
有健羨者即脫手贈之不置諸意中也客秋弟以病卒余命梁姪印

其弗用之章登諸譜余嘗以一凍索友人作久而不與弟怒發不令
余知力索擲石歸自劃數痕示余曰此那得佳兄大索胡為者又余
偶得一凍甚異弟從旁睥睨久之忽攫之去余追之弟急走為物所
伴僕於地起視石碎掌且血相與一笑而罷弟遂歿一載矣回思曩
時嬉戲事便已隔世今日展此為之哀慟久之弟可紀者甚夥此等
嬉戲事亦易觸人懷抱如此也

書許有介自用印章後

許家一名宰字有介候官諸生王史學憲諱多者之長子有忌者謂
其所改名犯家諱以不孝聞之學使者蓋閩音多宰呼同亦大可噓
事也遂更名曰友字有介己又更名曰眉字介壽亦字介眉君性疎
曠以晉人自命作字初喜諸暨陳洪綬後變而從米顏其堂曰米友
黃仲霖又不喜君登其堂曰小子遂敢友米耶君復更其室曰箬繭

君名字數變書亦數變晚乃鎔匯諸家一以己意行之遂臻極境予入閩即首訪君頗為文酒之會然與君數有離合君大腹無一莖鬚望之類乳媪面橫而肥不似文人字畫詩文恆多逸致見其手筆者擬其貌若美好婦人亦異事也君既負盛名閩士多造之恆不報謁亦不省來者為誰以故人多憾之即與君暱者亦退多後言君但自放於酒一切弗問也君為予累逮入都門後無恙歸別予去復多所離合久之遂無聞言矣君歸未數年即歿其歿也蓋只四十餘予嘗評君酒一次書次寫竹次詩文漁洋先生論詩最嚴而特愛君詩尤愛其七言絕句手錄之多至數十首因裒集近人詩為感舊二集又有句云許友八閩風其賞識如此予亦欲刻閩中四亡友詩陳克張陳開仲徐存永與君也君學識或讓三君而天資敏妙三君不逮矣患難疊經此事遂不果成至今尚令浚兒慎藏之右所列圖章皆君

所恆用者嗟夫君不及見矣見其恆用之章輒如見君鼓大腹以巨觥合面時不禁潛然而涕下也

書文國博印章後

文壽承彭溫州公孫待詔公子休承郡博兄孫為湛持相國其行誼不待余述但論印之一道自國博開之後人奉為金科玉律雲仍遍天下余亦知無容贊一詞余聞國博在南監時肩一小輿過西虹橋見一蹇衛駝兩筐石老髯復肩兩筐隨其後與市肆互詬公詢之曰此家允我買石石從江上來蹇衛與負者須少力資乃固不與遂驚公公睨視久之曰勿爭我與爾值且倍力資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所稱老坑時硤中為南司馬過公見石纍纍心喜之先是公所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鐫之李善雕篆邊其所鐫花卉皆玲瓏有致公以印屬之輒能不失公筆

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硯中乃索其石滿百去半以屬公半浼公落墨而使何主臣鐫之於是凍石之名始見於世艷傳四方矣蓋蜜臘未出金陵人類以凍石作花枝葉及小蟲蟾為婦人飾即買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為印章也時凍滿觔值白金不三星餘久之遂半環又久之值一環已乃值半石已值且與石等至燈光則值倍石牙章遂不復用矣豈不異哉相傳硯中入都某冢宰訝國博曰公索國博章累累僕索一章不可得硯中曰郵寄浮沈耳公誠嗜國博章何不調而北於是公遂為兩京國博公左目雖具而不能視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所為印流傳甚多今皆為人秘玩不復多見亦由無譜也印至國博尚不敢以譜傳何今日譜之紛紛也亦自愧矣國博工詩吳人張鳳翼曰文太史詩未必上超開元佳者亦不失大厯後生小子信口詆訾迨國博郡博之作謂之文家

滿座客至惟恐其去久之客屢滿前客乃得逸又自奉饌非豐潔不舉著其食客亦如是以故橐中金往往為飲食盡而顧不恤其家子怨甚來眎其父主臣狀頭金餘無幾其子又負之去主臣弗知也知而病增劇遂歿囊無一錢主僧為之含殮人皆憾主臣無子云主臣印譜自鐫久之而諸本互出其嫡傳則獨有程孟長父子別有引子濤亦能印

書金一甫印譜前

金一甫光先休寧人家擁多貲乃多雅尚究心篆籀之學嘗謂刻印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人以訛缺為主角者為古文又不究六書所自來妄為增損不知漢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減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為用此為章法筆法章法得古人遺意矣後以刀法運之斲輪削鐻知巧視其人不可以口傳也以故所為印皆歸於顧